



# 洒满母爱的缝被子

杨光武/文

冬天到了,天气渐冷。近日大晴天,阳光暖暖的,适合洗洗晒晒。

晴天好天气,你把被套拆下来让我拿去洗洗,那床棉被太薄了,天气冷了,换床厚的冬被盖呗。妻子冲我喊道。

我放下手里的手机,走进房间,将床上的被子拿起,找到被套的拉链头随手一拉 咻啦 一声就开了。但随着拉链的拉开,一种深藏在心底的、熟悉的拆被子换被套的场景浮现在脑海里,记忆的阀门仿佛被拉链头一下打开

记忆中,小时候帮母亲一起换被套缝被子,是一件又好玩又快乐的事,印象深刻。

儿时盖的棉被可没有现在的鹅绒被、蚕丝被这样简单方便地直接套个被套拉上拉链就可以了。那时的被子换洗是要用手拆去缝合线,换上干净的被面被单重新用粗棉线再缝合上的。一床被子分三层,上面一般是印有龙凤呈祥、鸳鸯戏水或牡丹花、红囍字等图案的红洋布被面,中间是棉絮,最底层是简约的素色或条纹图案的棉布被单。一床完整的被子是需要将被面、棉絮与被底三层用手工去缝合好,才能正常使用。

母亲每次换洗被子,都是挑选冬日里的大晴天。那个时候的我还喜欢睡懒觉,母亲到了换洗被子的时候都会提前催我起床帮她拆开被套。拆被套这个活我非常喜欢,因为很好玩。先找到缝合被子的棉线头打结处,然后解开线结,一手推着被子,一手拉着线头猛地一拉,被子皱成一团像条蚯蚓似的,等整条棉线从一个线孔里抽出,轻轻一抖被子的一角,那 被子蚯蚓 又不见了,很好玩。

我在玩,母亲在催。被子是三层的,我拿开上层的被面,抱起棉絮挂到门前晾衣服的毛竹架子上晒。母亲将被面和被单先放进了米汤水的大盆里浸泡好拿到小溪里去洗。

洗好的被面、被单晒到下午太阳快下山时就干了。母亲找来又长又宽的晒谷子用的 垫子(用竹篾丝编织的垫子,一种农家常用的农具)铺展在客厅的地上,用干净的旧毛巾擦干净后,我和母亲一人拉住被单一头的两个角,轻轻地平展开,铺在垫子上,将厚厚的棉絮摆到被单的中央,盖上被面,用底层的被单将被面与棉絮包裹起来,折叠好四个被角,母亲就开始准备缝被子了。

一根长长的大号钢针,母亲左手捏着针尖一头,有穿针洞的一头朝上,右手拇指与食指捏住长长的粗棉线的线头放进嘴里蘸点口水后用手指搓搓,捻成尖细的线头,然后凑近穿针洞,眯起眼,对准,穿过去后,拉齐



粗棉线的两头并拢打个结。再在右手中指套个顶针就开始飞针走线地缝被子了。

母亲从一个被角起针缝起,一针一线,穿进去,顶针顶一顶,钢针带着线,拉出来,稍稍拉紧后,再缝下一针 母亲仔细地缝着被子,我却把棉被当 游乐场,等到母亲缝了一半时,我就光着脚丫爬到被面上翻着跟头,来回打滚的疯闹。母亲非但不生气,反而停下手中的活坐在一边哈哈大笑:捣蛋鬼,滚破被子,你夜里小屁股没被子盖!等我玩累了,闹够后,母亲才赶紧拿起针线在被子快速上下翻飞密密缝起另外一边。

母亲做针线活是高手,缝出来的被子,缝线笔直,针脚间距匀称,松紧适度不起皱。

冬天,山村里的夜间特别的冷。但有一床母亲手工缝的棉花被盖在身上温暖如春。

岁月匆匆,往事难忘。儿时盖在身上的那床缝满针线的棉被,那一针一孔里缝进了深深的母爱,它陪伴着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甜美的童年梦乡。



## 乌龙忒

解忧

或许,只有走回到山里  
我才能找回到自己  
就像竹林在一湾碧水中  
才看到她的影子碧绿如初

或许,只有挥动锄头  
才能松动那坚硬的土壤  
正如固执的心田在一遍又一遍的刨挖中  
如泥土般松散

走在无人的狭小山径  
似乎在不断向你提醒,学会和世界割舍  
心灵才能形成一个通道  
阳光是途中唯一可以倚重的希望

定下神来  
我才能瞥见一个绿橙在绿叶中  
向我点头  
我猜想她体内孕育的酸楚在经历一场蜕变  
风吹动她的身躯  
我才能看清她的褶皱,在阳光下闪耀  
恰如,一丝不经意的微笑

## 剥豆记

胡霜/文

周末回家。婆婆正忙着干农活,她从菜园里摘来扁豆。挑选,分类,剥好豆,准备改天去集市上卖。

我于是也帮着一起剥豆。婆婆告诉我,红扁豆直接挑选抽离出来,不用剥,放在一个竹篮里;其他青色的扁豆都要剥开,把豆肉放在另一个篮子里,豆壳先扔在地上,等会儿再清扫。

扁豆还有红色的?挺稀奇,也很疑惑。因为我是海边长大的,对于这些农作物知之甚少,一时辨认不出,初看扁豆颜色都是青色,模样也相同。于是,我不好意思地问婆婆。婆婆指点给我看,扁豆角边有一条红色的,就是红扁豆。仔细辨认,果真如此。

为何红扁豆不用剥?我又好奇地问婆婆。婆婆说,红扁豆,豆肉小,买主买去直接带皮炒起来吃。而青扁豆,豆肉饱满,炒起来吃或烧汤都可以。有时顾客特地多买些,存放在冰箱里,随时可以备用。并且青扁豆还能卖个好价格,一般8元一斤,而红扁豆就便宜了,只有1元左右一斤。

原来是这样。同是扁豆,命运却是截然不同,世间万物,终究有不同的待遇,不同的归宿。刚开始剥豆时,我的动作显得有些僵硬不灵活,速度也不快。后来,剥着剥着,有了手感和熟练度,速度也渐渐加快。只需几个动作,就可以利索地让豆肉从豆壳里冒出来,离开母体,自由见阳光。右手握豆,左手轻轻撕开豆角边的那条 天线,有时还会听到细微的 咝咝 声,再右手按挤,或拿捏,豆壳自然绽开,露出鲜嫩饱满的豆肉来。把豆肉倾放在左手掌心,而后左手五指全开,豆肉就滚落在专门指定的篮子里。

为了好玩,为了增加点趣味,我特地给自己一个任务,加快速度。于是,一撕,一按,一挤,一放,动作流畅,节奏带动。尤其五指全放,让豆肉滚落在篮子里,觉得这动作特潇洒、特豪放、特精准,莫名地有了些成就感。原本有点单调重复的剥豆时光,瞬间有了美感、愉悦感,劳动的快乐,也在其中。

剥豆时,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剥开豆壳,里面总有四五个豆子排列着。四个最多,少者六七个的。并且每个豆子都有自己的私人空间,都有自己的席之地,一条白色的竖线,就是它们之间互不侵犯的标志。我不由感叹:哪怕是小小的生命,也都懂得尊重,懂得规矩。若是把整个扁豆看作是一个母体,那里面的豆子就是她的孩子。这些孩子在母体内,安分地长大着,期盼有一天,见到可爱的人世间,见到可爱的阳光。

我喜欢剥开豆壳的那一美好瞬间,那是我与豆豆初见的美妙时刻。从母体里蹦跃出来的豆豆,犹如婴儿般光洁细嫩,纯净无比。阳光下,熠熠生辉,让人心中不由生出一份怜爱、一份温馨。

剥完豆后,婆婆用袋子把豆豆装好。我由多看了一眼。我突然明白了为何农人对自己的农作物总是细心照料。因为他们之间有了份不可言说的亲密感。物我相依,情感已悄悄渗透。正如我在剥豆中,经过我手掌心的豆,已经有了温度,有了温情。

## 新年书

春风的笑容  
勾勒起简淡的线条和  
千百遍,用浮想  
把你的名字煮上  
群 啾啾  
任爆竹成阵  
不想起来  
就赖在窗  
高里  
陈志刚

(外一首)

## MY DEAR HOME

MY DEAR HOME  
雕刻看一行英文:  
一层小屋的楼檐上  
在塘,东海村北山头8号

暖日,花香  
春风,鸟语  
半开合的窗,还在迎送  
那斑驳的墙面仍不老  
已过去七八十年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多美妙啊,有一所房子  
我宁愿把它称为亲亲小屋

## 暖烤黑夜

章柠檬/文

我至今也没搞清楚,温岭的汇头王到底是一个村名,还是一个街名,总之,它在温岭就是夜市小吃的代名词。我爱逗留的是夜市最燃的那部分 路边摊烧烤。

夜市的火,烧烤占一半。夏夜时来,一边盼着火急火燎,一边候着凉风习习,亦热闹亦凉爽;冬夜时来,往低矮的红色帐篷里一钻,同一种气息同一片灯光里包裹着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仿佛屏蔽了寒风与冷漠,唯暖意在升腾。我喜欢这份热闹中的自在、松弛中的快意。

我常去的这家店,是个中年夫妻档,外地人。因为彼此都很熟稔,不需要开口点餐,他们看见我就招呼一声 来了,随后就给我安排得明明白白,10只烤生蚝、10根羊肉串、1听雪花啤酒。老板也不会一股脑儿端上来,分2到3次递上,说冷了不好吃,这份体贴有点像家人。烤生蚝是分大、中、小三款,最大的大概10元一个,而我选的是最便宜的那种,10元5个的,我认为此款性价比最高。老板也从从不推荐我选大个的,我选啥她就夸啥,小个的肉小,但味道一点都不输大个的,有人说吃起来更鲜嫩呢!除了照顾到客人的口感,她也很懂得照顾到别人的感受哦。我每次消费不到50元,却经常有吃了还想蹭座的意思。

路边摊的风景从来都是生动的。有人开着豪车一脸急躁地按着喇叭,忍不得片刻拥堵;有人踱着一字拖,甩手甩脚地走在路中间,还时不时地吼一句不着调的流行歌曲;有小情侣一路窃窃私语,一只手负责互相投喂手中的美食,另一只手就像对方的手焊在了一起似的,到哪儿都不松开;也有霓虹灯都无法照亮的忧郁眼神,带出一个孤独的身影,仿佛周围的喧嚣都与他无关,而他又想躲进拥挤的人群;也有打打闹闹的年轻人,肩搭着肩,豪爽地吃肉,豪爽地吹牛,或许在这炫目又虚幻的黑夜,最适合宣泄那些无法明确却又喷涌而出的情绪。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都在上演 活着,你在看别人的粉墨出演,别人也在观你的人生小剧。在这家路边摊,我想这对店主和我一样,也会有意无意地去看人来人往的热闹、各自有别的面孔,去猜测不同的故事,感叹生活的乐与苦。人世间的热闹与悲欢有千万种,我以为这对以烧烤谋生的外地人,只是我眼中如风的过客,没想到平凡的他们却能如景般令我驻足。

闲聊时,我得知烧烤摊两口子来自安徽,老板原先在广东湛江当兵,妻子和他同村,文化程度不高,但为人实诚,当兵那几年她经常过来照顾我父母,有恩于我,也不嫌弃我家穷,她能看上我就算是我的福分。这就是他对爱情的理解。他们已有一个孩子,男孩,马上就要念初中了,在老家由父母照顾着。提起儿子,有点憨厚的老板娘还会主动插几句话,随他爸,聪明得很!做作业老快了,回头还能帮爷爷奶奶把饭做好,懂事了。听得出,她作为母

亲或妻子,都是自豪的,哪怕生活看上去很辛苦。

因为熟客,我经常毫不客气地评价一下今天生蚝的质量,老板会掏心窝子跟我说,我这儿的生意,全靠湛江那边的战友帮衬,我一个安徽人,哪懂什么海鲜呀,战友待我真当亲兄弟一般,费尽心思给我发最实惠的货,有时可能太想着帮我省钱了,货会稍微次点,像你这样跟我说真话的顾客也是真心拿我当朋友的,对不对?说着,他会麻溜地给我补上几只,我也不推辞,接受了表明我会继续光顾,这正好把怨气悄悄记在心里。

他们真不值得你有怨气,红红的炭火吱吱地烧着,烟熏火燎中忙碌的夫妻俩好像用着同一张脸 黑黝黝、笑盈盈、傻呵呵,再大的烟都盖不住他们脸上的光,只会越烤越亮,甚至让你怀疑,他们心里何以藏着愉悦和满足呢?

我问他,晚上几点打烊?这么辛苦每月能赚多少?他似乎正确地解答了我的好奇,又似乎给出了意料之外的答案。他说:只有我们才配夜生活,白天睡觉晚上醒来,除了缺太阳啥都不缺,扣去房租和生活费,正常情况下每月还能赚6000元左右,比在老家赚得多。

他们对面也有一家烤生蚝的,在我看来,这就是竞争对手。有天,几位顾客在对面喊 人呢,我以为他会招呼顾客过来,可我看到的是他匆匆跑了过去,帮对面做起生意。我夸他,老板,真厚道!他涨红了脸,我们都是赚小钱的人,用不着计较,我要是出去一会儿,他们也会帮我看着店的。钱嘛,多赚点少赚点,能有啥区别?活出个人味才舒坦。

他摊前经常有一只小黑猫出没,估计是流浪猫,客人稍微出声大点,它就 嗖 地逃回旁边的绿化带躲起来。但这只猫唯独不怕他们夫妻俩,女人闲时一坐下,猫咪就会跳到她膝盖上撒个娇,男人也会给它投喂些熟食。

你个小东西,长得黑不溜秋的,还要选择晚上出来,还好眼睛会发光,当心别人踩到你哦。你要小心过马路,要机灵点,听见没?

喵喵!  
哈,你听懂了呀,快下去吧,我要忙了,不然你没得吃喽!  
喵喵!

不知道为什么当我听见女人细细柔柔地和猫对话时,我就想一直偷听下去,然后我会想到她应该很想念她的孩子,她应该是一位特别温和的妈妈,她不应该错过那么多陪孩子长大的时间。

是的,现实让有些人必须背井离乡,必须在黑夜里前行,他们也必须把自己活成一束光,坚挺、勇敢、热情,不畏风雨和寒冷。城市的黑夜为什么那么亮,是好多高高的灯打在天空中,天空下有一群矮矮的人在奋力向上打灯。城市照亮了他们,他们也照亮了城市。